

夷羊見

殷地朝歌南門市集外有祭壇，是上代殷家人主帝乙年輕時候所建，九十里有南單之台，為當代殷家人主帝辛紂王所建，南單之台和南門祭壇成一直線，遙遙地兩相互望，這是紂王想念父親帝乙，也是紂王要向父親致敬之舉。

十年，己酉夏六月王獵於西郊，是黑莊的男人先傾巢而出，他們是奉黑莊嬖嬖們的要求，去把附近三里地的雜樹林清一清。是黑莊的福請來紂王坐鎮，當時的紂王正春風得意，帶來孟門的小兒武庚和侍女青、靄娘娘等姑娘們，還有玉門的妲己，連同喜居的喜和玄女如意，也帶來了喜居的男孩們，他們圍來了一群塵，大扇角、馬臉、短尾巴，又高又大，把眾人樂得昏陶陶，太有趣了！

紂王當時對黑莊的眾人說，山林有山林的主人，你們不能侵擾過甚，動物亦有他們的王，你們不可以隨便殺戮，樵夫都要依時才能入山砍伐，獵人也是入秋才打獵。雖然現在是在夏天，鳥兒都已經離巢，但是土穴裡的動物和山林間的塵群，你們要愛護，圍起來就好，不要打殺……。

當時紂王要眾人將這群塵送往南單之台附近放了。黑莊的男人將這群塵送去，再廣植林木，漸漸的，殷地朝歌的商人們稱南單之台為——鹿台。

由祭壇去鹿台之間七十里有曠野曰：埗，能迴車，有高地邠能容人車休憩，此地經常有商

人駕車經過，殷家商人有車行遍四方。

塵在鹿台附近生生不息，漸漸形成幾個大大小小的群體，當時紂王所見的塵王已經老邁，這些塵分群要爭奪塵王，一大群塵，百千隻塵分成兩派，由年輕的塵向年老的塵王挑戰，塵日漸集結，都跑到塢去打鬥，塵用巨大的扇角互相推擠、爭鬥，煙塵滾滾黃沙遍野，引來了無數的鷹隼和大鳥群集。

塵就是麋鹿，又高又大，生有大扇角、馬臉、短尾巴，氣力出眾。四十八年丁亥春，麋鹿在塢，飛鴻滿野。

西歧周部落土地越來越大，各族部民越來越多了，周師到處征伐，現在周部落是西伯姬發上位，他不在原來周公奭的原封地西歧周部落居住，而是住在鎬的王宅內。

鎬在翟津東方，那原是姬發的練武場，更靠近殷地朝歌，西伯姬發在鎬築有一座王宅，王宅內有軍三句家的崇鼎，那是甲戌歲，西伯姬發還是太子姬發之時，靠著姬度的鑼鼓大陣和西歧羌人勇士們在崇的壁壘外天天擊鼓敲鑼，讓西歧勇士眾口鑠金，大聲鼓譟謾罵軍三句：「崇人亂德，周師以有德伐無德，天受命，西伯姬昌——有德。」

軍三句和崇人怕了這一群朝吵鬧不堪的西歧羌人，他們都不能安居，連睡覺也不得安穩。軍三句因壘而降，西伯姬昌伐崇，再駕而軍三句降為周臣。西伯姬昌伐崇，遷其重器於鎬——崇鼎。

住在程邑邊周社灌壇附近的大司馬尚父呂尚來了，他聽三忠之一的閔天說，殷地朝歌南門市集外七十里夷羊見，飛鴻滿野。他很想親眼目睹這種生物奇觀，他從灌壇的家跑來鎬的王宅

內拜見西伯姬發，邀他一同前往殷地朝歌南門外七十里地——塢。

尚父呂尚九十八歲了，他果然是神人之後有長命不死之身，西伯姬發很不耐煩這個老頭子，好不容易上代西伯姬昌薨了，卻又來了一個長相像西伯姬昌的白色尚父呂尚，他就這樣節節逼近，非要西伯姬發帶他去殷地朝歌不可。

尚父呂尚一心想要將自己的牛皮和烏龜殼兜售給西歧周部落的羌人，可是都無人肯認真買帳，他只能伺機而動，且尚父呂尚一生順遂，又得妻子馬氏高潤裝飾華麗，他一生絲毫不肯勞苦也不太理事，他善保其身，絕不輕易涉險，包括飲食都很節制。

薑還是老的辣，尚父呂尚深知西伯姬發念念不忘玉門裡的妲己，他早就用他發明的〈筮儀〉套出了西伯姬發的內心秘密，他遊說西伯姬發一語中的！

他說：「殷地朝歌北門外有孟津，還有一條小支流名——淇，每逢春日，那裡是都玉門女人去浣紗的河流，如果……，現在……，玉門的女人都去那裡……浣紗……。」

西伯姬發畢竟還在想念玉門的妲己，雖然他知道妲己對他無意，且紂王寵愛妲己，將玉門、摘星樓和離宮都給了她，紂王還和妲己在鹿台上吟樂……。他還是想著她，看一眼應該沒關係吧！遠遠的，如果能不期而遇，那麼他還有機會和妲己說說話。

尚父呂尚又替西伯姬發謀劃，帶去的人不用多，過孟津，從淇水上岸，先派闕天去交通殷地朝歌的大夫膠鬲，命他駕大車等在淇水的岸邊，然後繞行殷地朝歌的外圍，直可到南門市集外的一處高地——邠，那裡地勢高，能見到塢野，

尚父呂尚是殷地朝歌商人，雖是夏遺族商人，可是他諳水族事務，也不諳水性，連魚鈎

都做不好，他的「願者上鈎」流傳千古，已成人間奇事，他卻不以為意，他有老祖父留下來的烏龜殼和大牛皮，且他認為那些遠古死物可以今用，反正現在人做的事，以前的人也做過，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西伯姬發經不起尚父呂尚的引誘，況且他安排的這樣天衣無縫，沒有人會知道西伯姬發率人到過殷地朝歌，且殷地朝歌無城垣、不設關隘，紂王不是說過嗎，「天下為公。」任何人都能自由來去殷地朝歌，沒有誰會限制誰。

於是丁亥春，西伯姬發答應帶著尚父呂尚和從人去殷地朝歌的南門市集外七十里地，高地邠，看墟野的「夷羊見，飛鴻滿野。」

姬度得到了消息，尚父呂尚在回灌壇的路上，一路散播西伯姬發要去殷地朝歌的事情，姬度也想去，他跑回程邑，向周公姬旦表明，要跟隨西伯姬發前往殷地朝歌之事，現在連周公姬旦都知道了，他也想去。他很想去殷地朝歌的東門市集，那裡人人文雅，舉止有度，女人又多又健美，聽說還能買到玉門胭脂，他想買一些回來送給他的侍妾們，免得她們天天白著一張臉，毫無血色。

周公姬旦現在是程邑真正的主人了，他廣有侍妾，人人都穿著長衣廣袖，臉上塗滿白色的鉛粉，滿頭的「段」髮，插滿竹筷子，他的女人們都不用操持家務，反正他有的是辦法。

周公姬旦要程邑和周社的部民每歲納糧，納不出糧食之家他就抽丁，男人稱一丁，女人稱半丁，都來替他服勞役，男人叫去築室刈草種地牧養牲畜，女人通通都叫來服侍他的侍妾和兒子們、媳婦們。

如果能買到玉門胭脂，那些女人會更聽話，只要每次賞人一枚半粒的，女人們保證不來找他麻煩，還會將自己的兒子們管好了，一點也不用他操心。

他想帶回祿去，回祿很聽他的話，自從己卯歲，他被舉薦去替上代西伯姬昌築靈台以後，回祿簡直視周公姬旦為恩人，無一日稍離左右。

姬奭也要去，他現在不一樣了，姬奭胃口大，嗓門更大！乙亥暮春，他和西伯姬發伐玁戎，用姬度的鑼鼓大陣，幾天幾夜在玁戎部落外大吼大叫，他們喊著：「諸侯朝于周，玁戎不朝周，玁戎拜火，玁戎無道，天派周師來伐……。」

眾人敲鑼打鼓，姬奭的吼叫在山裡迴盪，西歧勇士吆喝助威，就這樣連著吼了三日，玁戎投降了，他們受不了羌人的噪音。

姬奭順勢就有了自己的領地和部民，都是些怕大聲公的玁戎部族，他可不滿意玁戎的小部落，部民不足百戶，他也想入主殷地朝歌呢！

這麼多人都想去殷地朝歌，可是他們都害怕紂王，紂王似有大能力，簡直無法讓人言說了。

尚父呂尚說話了，他說：「紂王也是人，況且殷地朝歌商人敬老，咱麼一夥人，就扮成父子一家人，殷家商人常在春日出遊，咱們扮成商人遊春，殷地朝歌的四門市集他可是熟門熟路呢，況且有大夫膠鬲駕車迎送，大夫膠鬲在殷地朝歌有賢名，沒有人會懷疑的。」

於是由九十八歲的尚父呂尚帶路，二十四歲的回祿扮成六十五歲周公姬旦的小兒子，一路到翟津和六十三歲的姬度會合，再迎來六十九歲的西伯姬發和四十七歲的姬奭，加上幾個從人和侍者，由翟津上船順流而下，經過殷地朝歌北門外的孟津，直向渭河小支流——淇，而去。

淇，這水是渭水的小支流，和流經北門孟津的河水同出一源，自西而東，到此地轉向南方流動，名——淇。

春日爛漫，淇水滔滔，遠處有少女們嘻笑喧嘩，女人們都踩在水裡，半挽著長衣下擺，挽起褲管、赤著腳半浸在水中浣紗，眾多女人有大有小，甚至還有未及笄的少女長髮飄飄到處踏水奔跑追逐濺濕了長衣，春日的淇水果然春光無限。

殷地朝歌的女人善績織，玉門姐已又帶來了浴蠶的好法子，弱種少、出絲多。染布不如染絲，秋天水冷，又都改成春日下水浣紗，這樣才能得好絲，織出美麗的布疋。淇水人少，除了北門耆老夏日來此垂釣之外，平日無人到此，這讓玉門裡的女人和少女們有了一處好玩又好做事的地方。

西歧周部落的一行人，搖櫓划船直到此地，遠遠的見到這春光明媚和無邊的春色。
姬度又彈奏箏篴唱起歌謠了，他真喜歡唱歌。

春花春月春了了，春若有情春更老，

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暗裡韶光度，

夕陽山外山，春水渡，度不知，哪裡是春……住處？

西伯姬發引頸瞻盼希望能見到姐己，但是他心裡面不免也明白，姐己不小了，該有六十好幾了吧！她應該不會來這裡了，淇水畔的女人那麼的青春洋溢，都不如他心中的姐己，長身玉立，容貌姣好，在紅藍花開處，那真是春色無邊，他是無計留春住啊！

大船經過浣紗女子們，他們的歌聲引來浣紗女子們的注目，怎麼這樣有趣！這一船人怎麼都是男人啊？

春遊是朝歌女人們最喜歡也是最有興趣的娛樂，怎麼只見一群老男人春遊，一個女人都沒有？這家人太奇怪了。

大夫膠鬲遠遠的將大車停在遠處，他恨自己多事，跑去魏村通知散宜生，西伯姬發要來殷地朝歌之事，現在，散宜生也駕著大車，和他一起在這裡等待西伯姬發的一行人到來。散宜生把姬鮮也帶來了，連同魏仲和魏叔的兒孫們也一車子都帶來了，他沒帶女人同行，姬鮮討厭女人，見了女人，他不管老小都要大聲詆罵，遠處有少女喧嘩，姬鮮怒目圓睜，四處觀察，正想找來人來罵！

散宜生身旁坐著一個殷家商人，依稀彷彿面目熟悉，膠鬲絞盡腦汁的想，到底他在哪裡見過他？這不是別人，正是殷地朝歌的史官向摯，他已然順服了魏村的散宜生，拜倒在他的長衣之下，他佩服散宜生搖的「大匡」和他畫出來的《程典》，那八個圖形現在變成六十四個，每一個都有名子，史官向摯也在努力參詳那六十四個圖形。

西伯姬發率眾下了船，把一個白色的尚父呂尚纔扶下船，又多派人手將老人家扶上大車，一行人就沿著殷地朝歌的外圍，慢慢的要走到南門市集外七十里地的塢野，上高地邠，去看夷羊和飛鴻滿野。